

格致·格尔尼卡

纯粹 的 苦难

Sheer Misery

战中的士兵

「美」玛丽·路易斯·罗伯茨著
Mary Louise Roberts

熊依旆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格尔尼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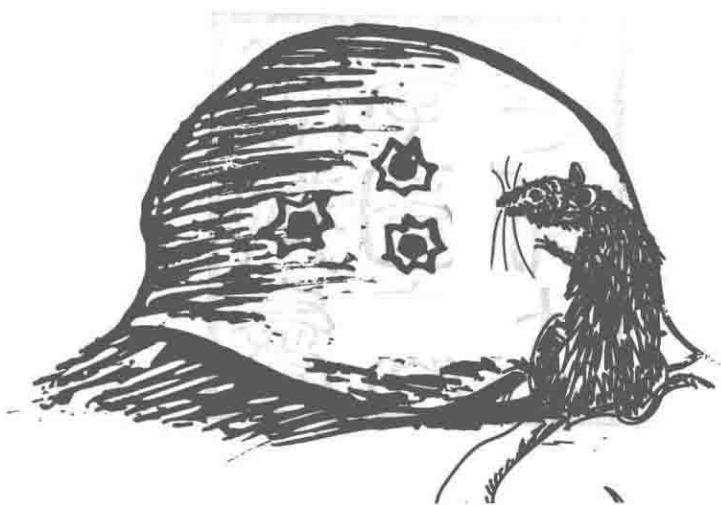
纯粹的苦难

二战中的士兵

[美] 玛丽·路易斯·罗伯茨 著

Mary Louise Roberts

熊依旆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粹的苦难：二战中的士兵 / (美) 玛丽·路易斯·罗伯茨著；熊依旆译. —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1

(格致·格尔尼卡)

ISBN 978-7-5432-3507-6

I. ①纯… II. ①玛… ②熊…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士兵-研究 IV. ①E195.2 ②E14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94152 号

责任编辑 裴乾坤

封面装帧 张建国

格致·格尔尼卡

纯粹的苦难：二战中的士兵

[美] 玛丽·路易斯·罗伯茨 著

熊依旆 译

出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3,000

版次 202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3507-6/K·229

定价 45.00 元

玛丽·路易斯·罗伯茨

Mary Louise Roberts

美国历史学家，威斯康星大学校友研究基金会杰出露西·奥布拉克讲席和普莱纳特·巴斯康讲席历史学教授，也曾执教于美国军事学院军事史查尔斯·布尔·尤因讲席。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争中的个人史。

熊依旆

自由译者，译有《南瓜花》《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什么也别再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等。

本书讨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听觉、嗅觉、味觉和第六感，勾勒出了一个影像资料无法涵盖的战地场景，在这一基础之上，作者开始叙说士兵“肮脏的身体”，士兵的战壕足病情，士兵受伤时的感受、态度和阐述受伤的方式，以及士兵对待尸体的态度。这些叙述又和来自军队高层的材料形成对比，进一步揭示了战争反人性的特质。

在黑暗的时刻，眼睛开始苏醒。

——西奥多·罗特克

序

1944年，当美国兵勒罗伊·斯图尔特随步兵团以胜利之姿行军穿越法国时，他既没有思考死亡，也没有惦记荣光，而是在担心他的内裤。“行进中我遇到了新麻烦……我的内裤不配合，它老是往上卷。”^[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不论英国士兵、美国士兵、德国士兵还是法国士兵，类似斯图尔特的抱怨充斥在所有步兵的记忆中。潮湿而寒冷的痛苦一眼望不到头——这就是欧洲数百万步兵的生存状态。为了数百万人的解放，上卷的内裤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代价。然而，在感到不舒服的当下，和斯图尔特一样的士兵并没有如此长远的目光。

和死亡一样，苦难毫不偏心，一视同仁。军官谋划战事，步兵则亲赴沙场。如此一来，军官和步兵对士兵的身体便产生了不同的认知。“冰雪和严寒成了比德国人更加残忍的敌人，”陆军少将欧内斯特·哈蒙在谈到阿登高地的寒冷时如是说道，“到战役结束时，被严寒送进医院的士兵是被德国人的枪炮送进去的两倍多。”哈蒙以战略眼光看待寒冷的天气，将其视作在前线击垮士兵的敌人。与之相比，英军的坦克驾驶员比尔·贝拉米则对同样的气候进行了如下描述：“天气太冷，以至于不得不戴上护目镜才能进行观察。然而你又不可

能这么做，因为它会在鼻子上冻住。如果为了视野清晰而摘下护目镜，泪水就会充满双眼，然后它要么在脸上结冰，要么还没掉下来就冻住眼皮让人睁不开眼睛。”^[2]对贝拉米而言，他的身体是感觉之源。他的双眼在流泪，眼皮被冻住，视力在衰退。另一方面，少将则将贝拉米的身体视作一个抽象的暴力单位。如果一具身体遭受了极度的严寒，它可能失去施暴的能力。^[3]

这种差异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譬如排长和中士这样级别较低的军官不仅目睹过步兵受苦，而且自己也有亲身经历。随着战争的推进，这些军官获得委任，逐步晋升。即使拥有了更高的权力，他们也无法忘记在前线目睹和感受到的一切。他们担任了中层指挥职位后，不得不平衡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保证排级的所有士兵活下来，同时完成师以上级别所下达的任务。所有指挥官都希望部下能吃饱穿暖、精力充沛，因为这有利于打胜仗。乔治·巴顿将军前往西西里的一家医院探望伤兵后在日记中写道，他为他们崇高的牺牲精神感到钦佩和“动容”。然而在提到一名伤势严重的士兵时，他告诫自己：“他浑身是血，惨不忍睹，我最好不要看，否则我可能会不忍心把士兵送上战场。这对一个将军而言是致命的。”^[4]巴顿声称，领导力要求将士兵的身体抽象化。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和关心。

尽管如此，许多步兵仍然控诉最高指挥部对他们的苦难毫不在乎。步兵对他们肮脏的散兵坑和上级整洁的床铺之间的悬殊感到愤愤不平。美国兵乔治·尼尔回忆了1944年12月他和战友坐在巴斯托涅战场上的情景。寒冷浸透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像婴儿一样蜷缩在地上不停发抖。尼尔“翻了个身，试图缓和极度的不适”，同时告诉

战友，他一定要“在战争结束后把这些磨难详细地写下来，公众和部队的其他人应该了解这到底是怎样的遭遇”^[5]。

这到底是怎样的遭遇呢？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战争的声音和气味，无法体会历经苦难的感受。众所周知，战争回忆录多凭主观，而且往往有失精准，尤其是那些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完成的作品。^[6]然而，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身体的记忆永不磨灭。”^[7]20世纪90年代，罗伯特·康罗伊收集了其连队关于阿登战役的证词。他发现，尽管许多战况的回忆已经变得模糊，但“关于史无前例的寒冷天气、衣物和装备的缺乏、令人虚脱的痢疾、受冻的双脚、炮弹来袭和子弹穿透附近树木的可怕声音，以及饥饿和筋疲力尽的乏累等细节”的记忆依旧清晰。“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康罗伊写道，“我想这些画面都被刻在了脑海中。”虽然个人证词往往不可靠，但感官记忆却历历在目，不可磨灭。^[8]

我们能找到的是共存于士兵之间的意义，这些意义关乎战场的声音和气味、军粮的味道、前线的脏冷湿、战伤，以及尸体的情景。比如，士兵们如何利用感官来了解新型火炮？脏乱在基本训练中意味着什么，它在湿冷的意大利山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何有些士兵认为治疗战伤是怯懦的表现？为什么像战壕足这样的冻伤既代表了忍耐，同时也象征着背叛？被士兵们视为最幸运和最不幸的伤分别是怎样的，原因又是什么？士兵们创造了一种关于感官意义的语言，以便弄懂他们置身其中的陌生世界，并九死一生地存活下来。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意义经由感官得到了极大的体现。”^[9]前线士兵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以及对周围其他肮脏的、死亡的和受伤

的身体的认知——形成了他们对战争的体验。除了意识形态、语言和文化明显差异，这种意义在不同军队的士兵之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如果说苦难超越了国界，那么苦难所生发的意义同样如此。

下面是一组结构松散的文章，目的是寻回这些共存于士兵之间的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知识的一个领域：战争的身体史。这场战争的残暴难以尽述，势必需要限制焦点。故而，本书着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的欧洲战场。彼时彼处，步兵在三场战役中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苦难：1943年至1944年冬天于意大利山脉的战役、1944年夏天的诺曼底战役，以及1944年至1945年冬天于欧洲西北部的战役。^[10]

1943年冬，持续不断的降雨和顽固的德国战争机器使得盟军在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备受打击。继北非和西西里的胜利后，盟军志在挺进意大利内陆，攻占罗马，最后直取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核心。事实证明这绝非易事。战役于1943年9月打响，结果一直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伤亡人数大约有30万。在盟军面对的诸多挑战中，意大利的地形便是其中之一，交错的山川令人备受折磨。双方士兵在高山上作战，无法挖掘散兵坑，只能以岩石作为掩护。骡子上山时背着补给，下山时则驮着尸体。

接下来的一年依旧艰难无比。1944年夏天，盟军在诺曼底科唐坦半岛和卡昂市遭遇了德军的顽强抵抗。英国士兵在此役中遭受的战伤构成了第四章的基础。盟军将敌人围困在法莱斯地区后，便迅速跨越了欧洲西北部。所有人都开始期望战争能于圣诞节之前结束，但他们的希望又一次落空。在科尔马和梅斯等法国边境城市，以及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兰，盟军遭遇了规模更小但依旧顽强的德

军。圣诞周没有丝毫庆祝的氛围。美军在比利时的阿登森林被德军的突然袭击打了个措手不及。这场战斗经历了欧洲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天气，包括零度以下的低温和大量的降雪。当补给线被暴风雪阻断后，步兵们顶着辘辘饥肠，用冻得青紫的四肢继续奋战。

彼时的欧洲不过是许多悲惨境况的其中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国际性冲突，将世界各地的士兵和平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根据天气、地形、气候以及战役的类型和利害关系的差异，人们遭受的磨难也千差万别。举例而言，由于地形多山，河流宽广，以及寒冷多雨的气候，在意大利作战的士兵忍受了罕见的痛苦。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缅甸潮湿而闷热的丛林中，盟军士兵则遭受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苦难。

尽管如此，所有步兵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主要是作为一具具身体而被征召、训练，最后被送往战场。新兵必须通过体检，以评估其身体适应战场的能力。美国陆军的人伍体检会对一个人身体内的所有器官、肌肉和骨头进行评估。在战争之初，部队只征召年轻士兵——年龄在18岁到38岁之间。体型也很重要：体重不得轻于105磅（约48千克），身高不得低于5英尺（约152厘米）；胸围至少28.25英寸（约72厘米）。^[11]一具身体必须符合必备的条件才能归入“1-A”级别。上肢的骨头、肌肉和关节要能支持“肉搏”的能力。下肢的骨头、肌肉和关节要能适应长时间的行进和站立。体力、耐力、灵活性和活动范围都有其界定标准。同样，眼睛、耳朵、嘴巴、鼻子、气管、咽喉、皮肤、脊柱、肩胛骨，以及骶髂关节、心脏、血管和腹部器官也有各自的规格。^[12]

英国士兵的评估标准大同小异。当战争于1939年爆发的时候，

英军同样只要年轻人——20岁、21岁的小伙子——他们是抢手货。随着战争的推进，这个范围扩大至18岁到51岁。^[13]在征兵中心，新兵们脱掉衣服排着长队从一个医生走向另一个医生。“大厅里有许多医生。填好基本资料后，我们按吩咐脱掉衣服，沿着‘传送带’向前走，”E.J.鲁克-马修斯回忆道，“一个医生检查了头部和耳朵，另一个检查了胸背，还有一个(用一把尺)检查了隐私部位，然后听了我们的咳嗽声，还有一个医生负责检查膝盖和双脚，诸如此类。”^[14]然后新兵的身体被划入从A到D的4个等级。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92个亚类和4个等级。^[15]此举的目的是人尽其才，用尽可能高效的方式利用他们的身体。正如陆军医疗队的S.莱尔·卡明斯上校于1943年所言，在战争时期，“将一切可获得的材料物尽其用变得至关重要”^[16]。

入伍之初的禀赋将在训练中被加强。在训练营，一名新兵或多或少被简化成了他的身体。戴维·霍尔布鲁克这样形容军事训练：“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个性屈从于身体的被动行为，甚至身体也难以坚持下去——他们内在属于人的其他一切都消磨殆尽。”^[17]新兵被教导要将身体和自己分离。他学会了不停地忍受身体的巨大痛苦，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当他被送上战场时，他成了哈蒙少将所说的暴力单位。

然而有一个问题。步兵归根到底是容易受到疾病、伤害和死亡侵袭的有情众生。无论如何努力，军事命令都无法将人类的躯体转变成盲目而机械的武力单位。1943年至1944年的意大利冬季战役以及1944年至1945年的比利时冬季战役都揭示了这种尝试的徒劳无功。在前线恶劣的条件下，士兵的身体开始崩溃，它们倔强地表

达着对温暖、休息以及良好营养的需求。士兵的双脚开始浮肿、冻僵并发黑；行走变成了一件难事，有时甚至成了不可能的事；腹泻让里里外外的裤子污迹斑斑；胃部和腹部绞痛不已；手指冻僵到无法扣动扳机。总而言之，士兵的身体开始拒绝强加于其的要求。有些士兵“像男人一样”忍受着，有些则充分利用了身体的功能。他们故意染上战壕足或者冻伤以从前线脱身。他们刺激或者扒开伤口以延长住院时间。换言之，他们利用**难以控制**的身体作为抵抗命令的手段。

苦难喜欢有人做伴。感官觉受和身体事件造就了士兵之间的团结一致。前线的战士们彼此交流他们对于火炮声的了解，一起抱怨难吃的食物，还在军装上嗅到死亡的味道。他们互通诀窍，教彼此如何保持双脚干燥，如何填饱肚子，如何暖和身体。漫画家比尔·莫尔丁笔下著名的步兵维利和乔完全依靠彼此来疏解痛苦。在他们眼里，后方的军官对他们的疾苦有着无可救药的无知。如此一来，苦难促使战士们筑起了一种兄弟情谊。

战争是“人类集体参与的大事中最为激进的组织性事件”，一位评论家如是声称，因为施加伤害和承受伤害是其根本所在。^[18]那么，为什么我们对置身战场的感受知之甚少？也许我们本该如此。美国士兵的死亡照片受到了审查，只在有必要刺激战争债券的销售时才会刊登。^[19]为了维持士气，英国部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输送伤兵。军事指挥部用名单的形式呈现伤亡情况。受伤的士兵只有名字和编号为人所知。然而，一个男人的痛苦呻吟，一具皮开肉绽的躯体，脓的气味，血的味道——这些是每个步兵都熟知的感觉。尸体也会从视线中被清除，因为部队会不遗余力地“打扫”战场。尽

管如此，步兵们仍然在不断见证死亡。对他们而言，尸体是战争的复杂象征。死尸含义丰富——关于战争的意义、战争的原因，以及它所带来的后果。

研究感觉和身体事件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前线士兵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如何交流。吃饭、睡觉、耳听、鼻闻，以及其他身体功能是人的天赋。但在此时此处，它们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大小便为例，由于前线不卫生的环境条件，腹泻是生活常态。^[20]人类粪便的味道弥漫在整个战场。根据美国兵威廉·康登所言，前线士兵倾向于说“腹泻”，而不说“拉肚子”，因为“腹泻”这个词“比拉肚子更高级”。^[21]

一天晚上，当步兵军官保罗·富塞尔带着他的排行进时，“一阵绞痛让我还没来得及跑到路边脱下裤子，就让一泡稀屎把持不住地倾泻而出。”富塞尔用从他的官方《战场信息册》上撕下的纸花了十五分钟设法把身上擦干净，然后跑去追上他的士兵，其中一人立刻说道：“中尉，你身上真臭！”富塞尔回忆道：“我很少这般难受，这般不堪，这般无能为力地去维持自己的形象。”^[22]富塞尔的羞耻感不仅源于身体出了故障，还因为他无法克服这个故障。^[23]拉在裤子里意味着你无法让自己的身体文明行事。这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小孩，无法控制你的肠道。倘若因为害怕而导致大便失禁，那么臭气则标志着更为糟糕的耻辱。在火炮袭击中或者战场上拉在裤子里是懦弱的表现。美国士兵把懦夫称作“屎炮”。正因如此，士兵们极少会承认自己大便失禁。^[24]

撒尿则另当别论。1945年3月，当盟军部队最终进入德国，温斯顿·丘吉尔坚持前往齐格菲防线，这条所谓“坚不可摧”的防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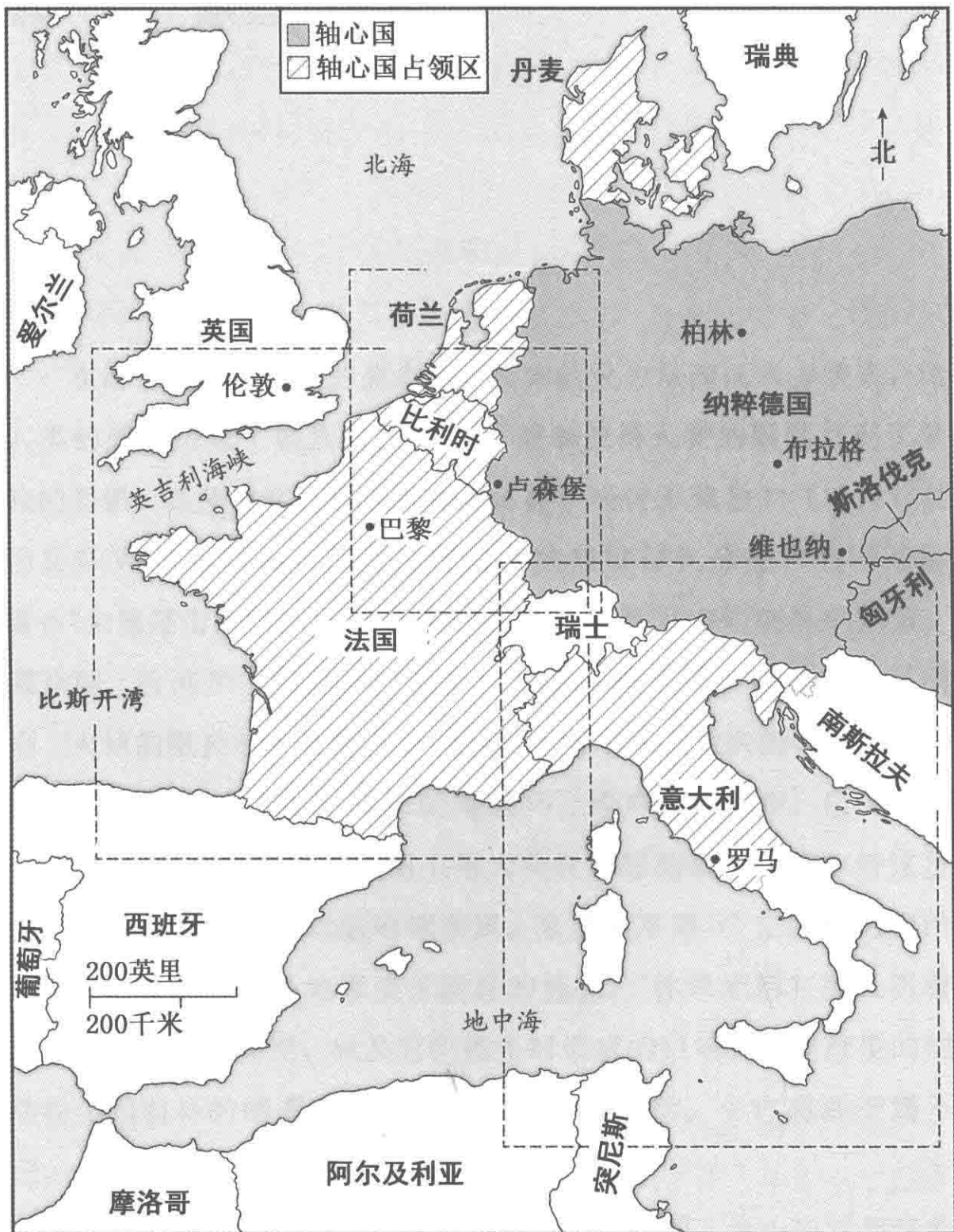
工事也被称作“西墙”。到达以后，丘吉尔郑重其事地步下汽车，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向西墙。他一边叼着雪茄，一边摸索着裤子的拉链，然后满面笑容地对着这座防御工事撒起尿来。“先生们，”他举手示意道，“我想邀请你们加入我，让我们朝伟大的德国西墙撒尿吧。”三个星期后，巴顿将军效仿了丘吉尔的举动，朝莱茵河里一尿为快。虽然丘吉尔拒绝接受拍照（并提出“这属于跟这场伟大的战争相关的行动中不能通过图像再现的行动之一”），但巴顿同意了（见图 0.1）。^[25]很快，第 3 军的所有美国士兵都想尿在莱茵河里。借用沃尔特·布朗的话，为莱茵河“傅油”是“当务之急”。



图 0.1 乔治·巴顿往莱茵河里撒尿

“河水一点儿也没涨，不过我们满意地完成了老早就吹嘘要做的事。”^[26]撒尿变成了盟军征战胜利后偏爱的庆祝方式。尽管此举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但它在此时此处却具有独特的意义。

对于上战场的士兵而言，战争首先和他们的身体有关。他们作为身体而被征召、训练和部署。他们的职责是伤害和杀死身体，同时被伤害以及被杀死。“现在我成了我的社会文明长久以来致力于创造的事物，”英国陆军中尉尼尔·麦卡勒姆表示，“一具技术上重要、人性上卑微的血肉之躯，富有活力、反应敏捷，据说还要誓死忠诚。”^[27]麦卡勒姆的身体成了战争的产物——专业、服从、忠诚。然而他所表达的愤怒却道出了另一番故事：前线士兵是如何利用身体来挑战军纪并坚持他们的人性的。



地图 1 二战欧洲战场全图